

地中海贩毒网

[美] 尼克·卡特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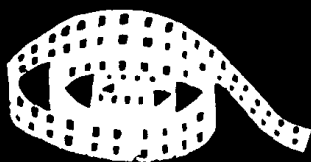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乔步法译

〔美〕尼克·卡特著

地中海贩毒网



Nick Carter
THE SPANISH CONNECTION

本书根据1973年挪威文译本译出

地中海贩毒网

(美)尼克·卡特 著

乔步法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25 插页 2 字数 82,000

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198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30,000 册

ISBN 7-5327-0035-6/I·017

书号: 10188·766 定价: 0.97 元

1

霍克先生从华盛顿总部给我打来长途电话，听他的语气，似乎想和我开开玩笑，可又显得十分矫揉造作。他的性格不属于幽默型，即使情绪处于最佳状态时，他也不善于逗人发笑，也许这是阴森恐怖的特工机关给他留下的烙印吧！

“你会滑雪吗，皮博迪？”他故意捏腔拿调地叫着我的化名问我。

“当然会啦，而且还滑得挺不错呢——这决不是自夸！”

“那你赶快把滑雪板捆好，准备到西班牙去。”

“可西班牙十月份还没下雪呢，带滑雪板去有什么用？”

“那你就错啦，西班牙早就有雪了，内华达山上有莽莽雪原。‘内华达’在西班牙语里就是‘雪’

山’的意思嘛。”

“嗯，也许那里有点儿雪。”

“叫一个人陪你一起去，好不好？”

“那么，这个人也得会滑雪喽？”

“会！此人不但会滑雪，而且还是一个对贩毒市场了如指掌的专家呢！你们两人同行，到内华达山的一个冬季运动区，去与一个人接头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‘阳光雪原’。”

“不，我问的是：我们要去接头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这个嘛，今后会告诉你们的。你现在需要做的是，从圣迭戈乘飞机到恩塞纳达去一趟。”

“恩塞纳达？”

“对，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渔港。”

“我知道恩塞纳达的位置；我只是不懂：那个贫瘠的荒漠与西班牙冬季运动区有什么联系？”

“我叫你到那儿去是为了挑选财政部的缉毒专家——你的随行人员。”

“啊哈！”

“你对她可要客气些——我们用得着她的知识。”

“什么？她？”我听到“她”字，神经就好象触电一样。“怎么叫一个女的跟我去——难道是要我

去当保姆吗？”

“别小看人！你去帮她与一个人接上关系。”

“与谁接关系？”

“这个，等你来华盛顿后我再告诉你。你先到恩塞纳达的绿房子旅馆找一个叫胡安娜·里维拉的小姐，把她带到我这里来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乘最早的一趟班机。”

“明白，你就等着吧。”

“列克，”霍克直呼我的真名，说完叹了一口气。他是担心我会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。

又来了一个新任务！我刚刚完成在菲律宾的使命，两天前才从夏威夷回到圣迭戈，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就又要出发了。干我这一行充满紧张和危险，有时甚至难免有些残酷。万不得已动起干戈来，总要有人死伤，在菲律宾我就干掉了几个。一切任务都来得很突然，使人不知所措。我本来要到电视台去录制节目，可这一来全泡汤了。

我打电话给旅馆总服务台要求马上结帐，接着又打电话到机场了解去恩塞纳达的班机的起飞时间。

到班机起飞还有一个半小时。我匆匆洗了个淋浴，就赶到了机场。

从地图上看，下加利福尼亚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向南拖下的一条尾巴。它是一个狭窄的沙漠地带，美国和墨西哥曾经为这个地区的主权问题争论了许多年。最后，墨西哥胜利了。

我登上飞机以后，朝椅背上一靠，一直睡到恩塞纳达。飞机在一条沙质跑道上着陆。外面骄阳似火，机舱门一打开，一股热气即迎面扑来。

我戴上墨镜，快步走到小小的候机楼前，叫了一辆崭新的福特牌出租汽车，向绿房子旅馆奔去……

绿房子旅馆，从字义上看，它应该是一幢绿色房屋，但实际上是黄灰色的。它座落在一片危房区的边缘，好象一个在阳光下站在海滩上的游客。

我下了车，从阳光下走进旅馆，顿时觉得里面一片黑暗。一个年轻的男招待笑容满面地朝我走过来。我向他点点头，随即走到电话前拿起了话筒。

“您好，请讲。”电话里响起一位女话务员的声音。

“请给我接通胡安娜·里维拉小姐。”

“好。”

没过几秒钟，我即听到另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她用西班牙语问：“嗯，是谁？”

“是胡安娜·里维拉小姐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请用英语说，行吗？”

那女人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可以，就用英语说吧。”

于是，我闭上眼睛，吸了一口气，讲起了莫名其妙的联络暗语：“十月是今年的第八个月份。”

“什么？喔——对，苹果该成熟了吧！”她说。

“我是乔治·皮博迪。”我自我介绍。这是我那个时期的化名，霍克一天不叫我更改，我就一直保留这个名字。

“嗯，皮博迪先生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在大厅里。我现在就上你房间去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下去。”她说得很急促。

“那么我在酒吧间等你吧。”我把目光转向酒吧间，一个男招待正站在酒柜前擦杯子。

我放下话筒，走到长酒台前，坐到一只高脚凳上。那个男招待看见我忙问：“先生，您喝点儿什么？”

“威士忌。”我回答。

他答应一声就转身去拿。我一边等一边观看各式各样的酒瓶。不一会儿，我感到身后微微起风，一股清新的柑橘香味向我飘来。我掉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美貌女郎正向我

走来，她身材修长，披着一头油光发亮的黑发，眼睛清澈明亮，皮肤象水仙花一样的白皙。

“你是乔治先生吗？”她用英语问我，说话略带一点儿西班牙语腔调。

初次见面，她就直呼我的前名，我从心底感到高兴。我热情地迎上去，问：“你就是胡安娜小姐？”

她向我伸过来一只手，我马上握住它，而且稍微用了一点儿劲。然后我向墙角落努努嘴，示意到那里就座。她步履轻盈、身段优美，如同天使下凡。我不禁对霍克产生了感激之情，这是他第一次安排一位可爱的姑娘与我一同出差。

她要了一杯冰茶，在我对面坐下。刚坐下就向前倾着身子问我：“这次任务是什么？”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我还不知道。到华盛顿后，头头会告诉我们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今天晚上。马上去打点行李吧，我们乘下一趟班机。”

“对这次任务，你总该知道点儿什么吧？”

“大概与缉毒有关。”

“那我就有点儿数了。”

“我们要去地中海，去西班牙。”

她听到地名，表情有些惊讶。

“到那里去滑雪。”我补充一句。

她喝了一口冰茶，问：“你是说去西班牙？”

“对，西班牙。”

“肯定是去内华达山区啦，那里有第一流的冬季运动区，就在格拉纳达市郊外。”她说话时眼中闪烁着灵气。

我听后不禁愣住了。她怎么猜得这样准呢？

“你会滑雪吗？”她问我。

“噢——会。你呢？”她的问题使我重新感奋起来。

“会，可能比你差不了多少。”她说得多么得意！

“那太好了，我们一起在山上滑雪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”

我发现酒吧间的那个男招待盯着我们看，就意味深长地对胡安娜眨了眨眼睛，她也眨了眨眼睛，于是我们起身离开了酒吧间。

初次接触使我感到，她不是一个难以共事的人。

我们肩并肩地走着。刚跨出旅馆大门，对面油毛毡房顶上一个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的物体立即映入我的眼帘，我定睛一看，原来那是一枝步枪的枪管，一个人正趴在那里向我们瞄准。这一突如其来情景吓了我一跳，但我很快定过神来，用

劲把胡安娜朝一旁推开，同时自己翻滚到另一边，紧接着就向门内爬去。“砰！”枪声划破了街上宁静的气氛，可我们都没有中弹。

胡安娜也向门口爬来。我赶快对她喊：“别动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留在原地！”我又喊了一声。

我爬进门框，起身跑到一个窗口前，透过污迹斑斑的窗玻璃向外仔细张望，只见那人仍趴在屋顶上，他下面是一家商店。

我正要掏手枪，又听见一声枪响，子弹打到胡安娜头上方的木板上，当时她正向门口爬来。

当我再看屋顶时，那人已不在了。我隐约听见急促的跑步声，一个穿黑色西服的人从商店里跑出来，朝屋顶张望。

我立即奔出旅馆。经过胡安娜身旁时我用眼睛暗示她留在旅馆门内。当我赶到商店后楼梯时，那人早已无影无踪，只在屋顶上留下了一堆墨西哥香烟的烟蒂和一顶宽沿帽。我盘问了一下那个穿黑西服的人——他是商店的老板，他说两天前曾有一个外国人买过这种帽子，当时那个外国人酒气熏天，神情不大自然。

“是个旅游者吗？”我问。

“好象是。”

“什么模样？”

“身材瘦削，个子和你差不多高，棕色的头发，棕色的眼睛。”他说完，耸耸肩，两手一摊，他只知道这些。

我把胡安娜拉到旅馆大厅的一个角落，对她说：“他两天前就在这里等我们了。”

她惊异地“哦——”了一声。

“你在这里几天了？”我问她。

“四天。”

“依你看，他是不是认出了你的身份？”

她听到这个问题，马上瞪起了眼睛，好象不堪侮辱一样。她是南美女人，而南美人气质刚烈，易于冲动。其实我毫无侮辱之意，我只不过是为了弄清情况而已。

“你在接到这项任务时正在做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正在侦缉一个毒品批发中心。”

“盯住罪犯没有？”

她坚定地点点头，把脸转到一旁。

“你能肯定这个中心已摧毁了吗？”

“肯定。”她仰起头。

“一点儿漏网的可能性也没有吗？”

“这难说，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”

我看着街对面那幢房子，慢腾腾地说：“我猜想一定有人漏网了。”

她脸涨得通红，没有吱声。

这时刚好我们叫的车子来了。我托着她的胳膊肘，略带歉意地说：“好吧，胡安娜，我们该去华盛顿了。”她顺从地跨进了汽车。

2

我们赶到华盛顿总部，受到霍克先生的接见。他向我们详细布置了去西班牙的任务。这个任务就是：与一个叫恩立克·科利的人接头，从他那里取回有关黑手党贩毒活动的情报。此人是从土耳其到加利福尼亚贩毒网中的一个关键人物，他想回心转意，把黑手党的秘密捅出来，从此洗手不干，以换取到美国定居的权利。黑手党头目把他视为眼中钉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地找到他；要不，一旦他被人弄死，我们就一无所获。

后来，霍克把我们带进一间录像室，招呼我们坐下，他自己坐到操纵台前。

他关掉电灯，在幕布上打出一个人的照片，与此同时，扩音器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此人叫恩

立克·科利。这张照片是1954年拍摄的，背景是罗马圣彼得广场，这是我们保存的他的唯一的一张正面照片。”我仔细观察他的面孔，找不到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。他眼神无光，头发乌黑，下巴微微上翘。由于屏幕上的照片是由小照片放大许多倍而成，所以脸上尽是颗粒状的麻麻点点，细微的特征无从辨认。

幕布上换了一张科西嘉岛地图，不知是谁在巴斯提亚城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圆圈。

“据了解，恩立克·科利就住在巴斯提亚城郊区，”女解说员讲道，“他有一幢拿破仑时期建造的别墅。在他周围有十几个佣人和两个保镖。一个叫蒂娜·贝格森的女人与他同居。”

女解说员停顿一下，继续以温柔的声音说下去：

“科利现年四十五岁。他曾在罗马的一个政府部门任职，但只做了几个月即遭解雇。失业期间，家庭经济很困难，结果妻子得肺炎死去。从此，科利变得心灰意懒，不久就与一批偷盗诈骗样样都干的歹徒同流合污，这些人都是被美国驱逐后回到西西里岛的。他在这帮人当中混得不错，影响一天天扩大。当毒品走私大规模开始的时候，他参加第一批贩运者行列，用船把毒品偷运到那不勒斯。到了六十年代，贩毒网迅速扩大，科利成为

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。多年来，他曾交过好多情妇，其中有一个女人，在他玩腻后准备转让给另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女人企图害死他，但被他发觉了。后来人们在那不勒斯海湾中捞到了那个女人的尸体。”

屏幕上，地图消失，一艘大型豪华游艇取而代之。

“这是科利的游艇‘利斯特拉塔’号，它悬挂法国国旗。科利虽然出身于米兰，可他说自己是科西嘉人。”

接下来的照片是一幢雅致的别墅，四周花丛生，环境幽静，我看到照片就好象闻到了一股清香。

“这是科利的别墅。名义上他只有两个贴身保镖，实际上在别墅周围巡逻哨多达十儿人。”

又换了一张照片。上面有一具尸体躺在灌木丛中，尸体上弹痕累累，头部被打得残缺不全，根据弹孔的形状分析，是被达姆弹打的。达姆弹头就是把普通子弹的弹头锉成×形而成，当它打中目标时，会立即爆炸，在目标上钻出一个大洞来。

“这具尸体是一名法国特工人员，名叫埃米尔。他想溜进科利的别墅，保镖发现后把他打死。”

最后一张照片是一片荒地，中央有一棵树，树

旁站着一个人，其面孔遮在树荫下，不大清楚。

“恩立克·科利。”女解说员说，“这张照片是用远镜头从一个制高点拍下的，是近年来人们在离他最近的地方拍下的照片。虽然脸部不大清楚，但它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。从这张照片推测，科利身高大约一米八十，体重八十公斤，体格十分健壮。”

幻灯机停下，电影放映机响起来。幕布上出现一片沙滩，远处水面上荡漾着一朵朵银色的浪花。这大概是法国某海滨游泳场。接着出现一个黑发女郎，踏着金黄的细沙由近而远走去。她身穿一件上下分为两截的游泳衣，丰腴的屁股左右摇摆，晃荡得与齐肩的头发一样厉害。忽然，她停住脚步，转过身来。有一个人提着摄影机对着她，她微笑起来……

“这女人就叫蒂娜·贝格森，现年二十三岁，在瑞典出生长大。她本来想到罗马当一名电影明星，但愿望没有实现。两年前，她辗转到瑞士。在那里，她卷进了一场黑市金融交易。据说，有人为了帮助她逃避瑞士当局的追究而将一大笔款子转移到别处。不久，她出现在恩立克·科利身旁。科利没有与她结婚，但在一起生活，就象真夫妻一样形影不离。蒂娜会讲瑞典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和英语。有一次，她曾到一家